

触景生情

芦花飞雪

□李星涛

正是冬天，逶迤的芦苇顺着曲折的河岸，斗折蛇形，一咏三叹。芦苇完全脱去了青绿的底子，变得金黄夺目。远看，就像是夏日直射下来的阳光，突然凝住站立。苇梢上，盛开的芦花变得白润，隐隐吐露出蚕丝的醇香。远远望去，千朵万朵芦花随风摇曳，涌起雪白的浪花，一波一波滚向天际。近前细看，芦花花穗间膨胀着一团团絮状的白绒，手感比柳絮柔松。偶尔会有几朵飞起来，晴空里袅娜舞姿，美丽极了。

芦花可以用来打毛窝。打毛窝需要三种原料，木底、麻绳、芦花。如同现在的鞋底一样，毛窝木底也分为平底和带跟底两种。一般情况下，孩童和老人用平底，这样走路时稳当，青壮年用带跟底，为的是在雨雪和泥泞中行走方便。

平底的制作很简单，用一厘米多厚的木板，根据需要的大小，锯、刻出鞋底样式就可以了。带跟木底的制作则麻烦得多，需要用较厚的木头，先做出鞋底样，再在下面锯出缺口，做出“鞋跟”，后跟为半圆柱形，前跟为马蹄形，缺口的太小要适中。缺口窄了，木底重，易塞泥。缺口宽了，易折断，走路时也不易保持平衡。整个木底要求结实、平整、对称、轻巧、美观。

开始编毛窝了，先在木底的四周，用木钻间隔均匀地钻出一个个小洞眼出来，穿入准备好的细麻绳，只等采回芦花，就可以“打”毛窝了。整个过程并不复杂，就是把整理好的一缕缕芦花，利用穿过木底的麻绳，通过编、绞、捻、捻等手法，结合收口、整形技巧，就可以“打”出一双“保暖草鞋”——毛窝来了。

毛窝的个头很大，看起来笨重，穿起来却很轻，里外都很松软，既暖和，又透气排汗。小的时候，我这汗脚也只有穿毛窝时才没那水淋淋的感觉。我喜欢在冬天的阳光里，脱下毛窝，晒晒脚丫子，也晒晒毛窝。只要

那么一会儿，毛窝里就好像盛满了阳光的温热和阳光的味道。再穿上毛窝，双脚感觉一直像是浸泡在阳光里一样。

上好的毛窝，轻巧，有型，结实，合脚，暖和。穿起来不松软，不磨脚，不勒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常见的草鞋，也是冰天雪地里的棉鞋和靴子。芦花绒还可以填枕头，要采下几百穗芦花，才可以装满一个枕头。晚上，头一挨鼓鼓的芦花枕头，一股芦苇的清香便会“噢”一声，向四周迸射开去，就连梦也会做得波光粼粼的。让人不知道是睡在床上，还是睡在雪白温暖的芦花里。

初冬，水变得清澈。芦花的身影映在水里。这个时候，天空的蓝，水塘的黄绿，芦花的白，在太阳这个强大的布光师烘托下，呈现着一幕画家可以从任意角度、任何的地方，用米坭的白、赭石的褐、青竹的蓝、土黄的黄，力透纸背地在画布勾画迷人的风景。此时，城里的画家也成群结队地赶来了，一个个在芦苇荡前支起了画架子。

傍晚，麻雀齐聚芦苇荡，“叽叽喳喳”地叫着。枯瘦的瓜子一会儿把这朵芦花踩得雪花霏霏，一会儿将那朵芦花摇得柳絮飘飘。也难怪它们如此喜欢停在芦苇丛里过夜，芦花那么暖和，假如我是麻雀也会做出这样明智惬意的选择！

芦花没有花瓣，只是一丛草茎托着一朵朵花絮，既闪烁着水的灵动，又带着泥土的质朴。芦花没有香味，始终进不了花朵的欢场。可芦花散发的澹泊、清远的气息，又岂是百花所能替代？“芦花一白万顷雪”，芦花的“雪”是蓬松的阳光，是被阳光煮暖了的浪花。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把芦花当成花儿来采摘了，但在我的眼里，芦花永远都是水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云朵，芦苇永远都是水身軀里清白的嫩骨。

百姓记事

“簸箕”女孩

□蔡永清

灵璧县北面有一个小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河，镇中鼓楼老街，错落有致，素有“小川藏”之名。40年前，镇上有一刘姓大户人家，男主人是一个文化人，身材高瘦，容貌俊逸，颇具古人之风，祖上中过秀才，到他这里开始经商，多年打拼盖起了三层小楼，在当地算是小有成就。

男主人为人和善、谦虚，逢年过节，都会把自己经营的鸡蛋、花生、油料给邻居、亲戚逐户送过去，对他们的需求之事也是竭力去做。他膝下二女一男，二女儿梅子长相清秀，机灵聪慧，在三娃中最得父亲喜爱。梅子在三岁时仍不会走路，父亲焦急万分，背着她北上南下，跑遍各大城市医院，试用多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名医、专家也不得其因。无奈只能暂时放弃，回家静养，父亲为她“量身打造”一只簸箕，并在一侧拴了一根红绳子，可抱、可拖，也可供她自行“外出”挪动。梅子聪明也很坚强，坐在簸箕里，脚踏地、手撑地，艰难地“行走”着。早上，坐在大院门口，目送父亲出车拉货，上午的时间就看姐姐丢下的旧课本；中午，挪出来在院中晒太阳，这是医生交代的“必修课”；傍晚，夕阳西下，晚霞染透了半边天，望着远处小伙伴在草垛里捉迷藏、槐树下荡秋千，梅子满眼“酸楚”，心意难平，就盼着爸爸早点回来。

梅子从小就是开朗、好动的，虽身体“有恙”，每日父母的陪伴和宽慰，让她更加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一个夏日的晚上，蝉鸣不绝，蛙声阵阵，村部邀请镇上放映队来放一部抗战影片，小伙伴们都早早抱着小板凳跑去操场“抢”位置，父亲出车还没回来，母亲怕聚集人多不安全，在家安顿好梅子，带着姐姐、弟弟去了村部。梅子一人在家，有吃有喝，倒也惬意，可是不一会儿，听着不远处传来的枪炮声，便心急如焚，她把簸箕上的红绳缠绕在腰间，在院中找寻两块厚布条绑在手上，果断地向操场“进发”。路虽不远，难如登天，梅子一路走走停停，连蹬带爬，待挪到操场已是满

身的泥水和汗水，电影也已经接近了尾声。

及至年长些，梅子对经商很有兴趣，缠着父亲带她一起拉货，父亲蹲下来，看着簸箕里双目闪烁、灵动可爱的闺女，紧紧将她抱起。此后，没有特殊情况，父亲便带着梅子外出拉货，梅子也会早早地自己挪到车里，路上陪着父亲聊天、讲故事，到了货场，她学着点货，父亲不在时就在车厢里帮助看货。邻居二大爷欠钱半年，催了几次未还，梅子知道后趁父亲不在家，“驾驶”着簸箕来到他家门前，诉说着家中的“困境”和苦楚，望着脚边的“簸箕女孩”，二大爷一声叹息，如数掏出了欠债。

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不能改变环境，但是可改变心境。上学后，同学间的疑惑、奇怪的神情和言语，梅子不为之动，始终是乐观积极的，友善面对周边的一切事物。是上天的眷顾、亲情的灌注，抑或是自身不断的努力，三年级开学时，梅子站起来了，望着父母的眼泪、邻人的祝福、伙伴的欢呼，那一刻，梅子心中充满了感动、感谢，整个人也已绚烂成花。

拿破仑说过：真正的才智是刚毅的志向。凭着多年“簸箕”生涯和对美好的追求，梅子一路向前，不言败、不气馁，大学毕业取得双学士学位，进入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经过不断打拼，自己又经营和参股了五家公司，结婚后还有一个儿子，身形高挑，举止端稳，神形酷似外公，闲暇时，梅子也会和儿子聊起“簸箕”中的故事，然儿子总是在疑惑中，不敢相信这不可思议的经历。

梅子创业多年后回到家乡，在蚌埠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疫情防控期间，她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多个封控小区捐赠、运送蔬菜和粮食。我在小区值勤时，有幸与之相识，她也是文学爱好者，每天再忙都会坚持看书、写笔记，彼此交流日益增多，得知她的经历甚为感慨，亦将其经历作为自己努力前行的明灯。

诗 歌

冬日幽情（外一首）

□年福永

一地落叶
昭示着冬的来临
和秋的老去
犹如寂寥的心
容不下一丝哀愁
独自
端起一杯小酒
入喉处
寻找往日的豪情
岁月变换着季节
也冲撞着年华
也许
永恒只是一种意念
当下 最重要的是
一个知己和一场狂醉
来唤醒沉睡的心

冬天的畅想

冬天来了
小区院子里的竹子

细细的叶 稀疏的节
不折不挠
松树亦不甘示弱
挺拔的干 横斜的枝
不屈不挠
即使在万物凋零的季节
依然可见它们的风骨气节
我想
竹子和青松也渴望春天吧
春天——
那鸟语花香、踏青郊游的季节
只是它们不畏严寒
敢于忍耐罢了
它们似乎在等待和梅花菊花一起
用自期的苦难、磨砺和信仰
共同期待一个美好的明天
共同捧出
一个金灿灿的春天
冬天来了
春天定不会远

落叶成笺

□沈晓燕

风为序曲
霜作结局
阳光落在一只瓢虫的背上
季节放大了苍茫
秋水，沐浴过的月色
像一尾鱼
游出虚幻的海
阳光走向深处
露起了
霜会更浓
像中年以后
不小心喊出的痛
风床，把河水越裁越瘦
蒹葭、芒草

已撑不起褪了色的青衣
河滩上一头老牛
正低头啃着尚未枯黄的草
一双弯角
把夕阳轻轻挑起
昨夜下了一场透雨
草香涌动
那纷飞的叶子
是我掌心的一枚蝴蝶
庄周告诉我
落叶是因风生情的蝶
而我告诉蝴蝶
冬
是春天最冷的季节

时光里的尘埃

□张友珍

我们走得很远又很近
在月亮和太阳之间徘徊
河水一遍一遍
洗濯着岁月的流沙

萧瑟了谁的琴声
碎了谁的梦
泥泞的田埂
我走在你身后
你的背影
藏着向日葵心念
余生漫漫
有一朵尘埃开在了旅途

如果风不曾吹我

□康广潮

如果风不曾吹我，
如果雨不曾淋我，
如果阳光不曾关爱我，
我的青春，
就不会在风中开花，
在雨中成长，
在阳光下开花和结果。

风啊，雨啊，阳光啊，
你们让我在大地上骄傲地蓬勃，
又让我在蓝天下无奈地落寞。

青春，
难道注定是一首慷慨激昂
然后再缠绵凄婉的歌？

师生情谊

一起吃泡面的兄弟

□钱广安

今晚，我想用“兄弟”称呼他们彼此的关系，而不是“同学”。我认为，“同学”只是在一个教室读书，有关系亲密和疏远之分；“兄弟”一定是同喝一壶水、共穿一双鞋、一根辣条揪两半的亲密“战友”或睡在上铺的兄弟。

这不，今晚，他们的“战斗”还没有开始，我不想看到的却还是看到了。不知他们从哪里弄来的，一个大盆，足足塞了七八袋泡面；还有一个酒精炉子、一把电水壶。有点吃惊，但今晚，我没有“说教”“专制”和“呵斥”，却突然有了更多的想法。

按照冬季宿舍安全管理的常规，必须确保用电安全，一点也不能马虎。电吹风用过了，我都反复提醒，不能放在被上，更不要说私自拉插板的了。大功率电器必须一律禁止，没收！

我慢慢坐下，他们都紧张地等待我的“咆哮”。可我却缓缓坐下，说，酒精块拿出来，继续煮，继续煮！他们面面相觑，满脸狐疑。我说，真的，别浪费了，赶快煮好，吃了！终于，一个孩子说话了，老钱说了，听老钱的，来，开煮！大家开始躁动起来。

冬夜，冷寂的宿舍，像丢了石子的湖面，漾起了一圈圈涟漪。窗外，在点点昏暗的路灯下，远处的村庄已经褪去农忙的疲惫，安然地进入梦乡。

电水壶放在三层储物箱上面，开始发出“吡吡”的声响，灯光明显暗了一些。我轻声说，不是不让用，是真的不能用！普通电源线，荷载太大容易出事。他们频频点头。

不大一会儿，满宿舍洋溢着刺鼻的方便面佐料升腾的味道。为了不让隔壁宿舍兴奋乃至疯狂围观，我提醒，把门关好！——当时，我还真有当年和他们一样，偷偷干坏事得逞的小窃喜。

柿柿如意
彭道德
摄

有感而发

声音杂谈

□胡金成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声波，也是人类重要的传媒交际工具。好听的声音让人舒服心动，反之则会产生噪声污染，进而影响到人的情绪与听力。

嗓门大常被认为是豪爽的标志，猛张飞长坂坡喝断当阳桥成为千古佳话，而生活中并非嗓门越大越好。前些天我去外地疗养，每天都在餐厅吃饭，由于就餐的中老年人居多，整个餐厅井然有序，可偏偏邻桌一老哥有些另类，每天吃饭时总是高门大嗓滔滔不绝。这位老哥可能以往高调惯了，对自己的行为早已习以为常，成桌的饭菜都堵不住嘴巴，而上了年纪的旁人并不喜欢用餐时过度喧哗，老哥的豪爽应该用错了地方。

现在手机早已普及，打手机也要讲究场合与音量。有次我乘坐开往东北的普速列车，漫长的旅途中旅客有人在打瞌睡，有人在吃东西，还有的在低声交谈，而多数都在忙着刷手机，整个卧铺车厢显得比较安静。忽然，一中年男子用手机煲起电话粥，而且嗓门挺大，他的手机也传来对方的声音，引起周围旅客侧目，都能听出这是搞房屋装修的小老板。他将手机当成遥控器，在电话里现场办公，详细遥控装修现场，指导工作耐心而细致，而且还没完没了。为了生计忙于业务没有问题，可车厢不是你家工地，旅客更不是你家伙计，没必要在列车上进行长篇广播吧？

一物降一物，列车广播喇叭的声音压制了打手机的小广播。眼看前方到站，列车广播开始播音，男播音员高声报站，听惯了车站码头女播音员

的柔声细语，这趟列车的男声好像生怕有人坐过了站，广播音量也放得很大，小老板打手机的声音顿时被覆盖，他紧皱眉头，也提高音量大声嚷嚷起来，吵闹之声不绝于耳。

前些年出门旅游，景区导游手举旗子并手持喇叭是标配，如遇多名导游同时聚集，解说之声必定此起彼伏互相干扰，游客往往要接受高音喇叭的轰炸。随着旅游市场管理水平的提高，现在景区导游手中的喇叭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精美的扩音器和游客佩戴的耳塞，解说声音回归正常，美好景区的声音安静了许多。

聚会和娱乐场所离不开高调的音箱。婚礼现场、影剧院、歌舞厅等处音箱之声爆棚，给人带来音响的震撼。大街上有时也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音箱。华灯初上，晚饭后我经常沿着小河边散步，沿途风景幽美，可我必须绕路而行，因为前方有人在大跳广场舞，我在老远都能听到一片喧嚣之声。几队人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队前摆放的音箱各不示弱，几曲音乐在空中形成杂乱的“交响乐”，人们的耳朵只能忍受嘈杂之苦，旁边的居民楼也要门窗紧闭。广场舞健身本是好事，噪声扰民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控制音量或佩戴耳机都可以有效降低音响噪声。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许多公共场所声音分贝正在逐步降低，学生中高考期间声响更被严控，社会文明程度得到不断提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爱护自己耳膜的同时，一定也要考虑他人耳膜的喜好与健康。